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陳映真 主編



49

喜劇的一幕

在第二層樓的半圓形房間裡，聖壇上方又高又拱起的天花板下，氣氛特別生動和引人思索。下午六點鐘，住在屋子裡的二十五個人，全都心情親切地聚在一起了。有些人儘快脫下內衣，除掉他們受够了的監獄服裝，撲咚倒在床上；或者像猴子般爬到上鋪去。還有些人連工作衣都不脫，就倒在床裡；還有些人站在上鋪，揮舞着一雙手，對着房間那一邊的朋友吼吼叫叫。更有些人只是坐着，腳敲着地，東張西望，等着就有的幾個小時自由時間的快樂，又不能確定儘可能如何愉快地打發。

在後面這一夥人中的，便是卡剛，一個又矮又黑一身毛的人，人人管他叫「電池室主任」。他進了這間明亮、寬敞的房間，心情特別好，因為他像隻地老鼠般鑽在裡面的電池室——一天呆上十四個小時——是一處黑黑的地下室，通風很差。然而，他很滿意在地下室的工作，說如果在勞改營，人早就死掉了。他從不像有些人，在勞改營裡吹大牛，說營裡的日子比起自由時還要

好。

卡剛在自由時，根本還沒有念完工程，就已經是材料零件庫的庫長了；他很想過一種默默無聞的生活，從旁邊通過「偉大成就的時代」。他知道悄悄兒當一個庫儲員，還要更平安、更有利可圖些。在他與世隔絕中，他隱藏了一種幾近猛烈的佔有慾，他內心中所盤踞的也就是這種慾望。然而同時他又竭盡可能，甚至在庫房，他也遵守安息日的規律。他從不給牽延任何種類的政治活動；但總是有什麼理由，「公安部」不多不少挑上了這位卡剛，繫在他們的馬車上，他們把他拉進密封的房間裡，和指派他許多陰謀工作，一定要他成爲一個暗地裡的眼線。這種建議對卡剛很作嘔。他既不坦白，也不大膽——誰大膽呢？——當面告訴他們，這種建議很卑鄙。但却以無窮的忍耐保持沉默，嘖嘖咕咕，拖拖拉拉，在自己椅子上，坐立不安，提出異議，——但決不在協定書上簽字，來爲他們工作。這倒並不是他沒有本事做密告，對於那些曾經傷害過、羞辱過他的人，他毫不躊躇地打小報告。可是對於那些很好的人，或者甚至對他漠然的人，要打他們的報告却使他作嘔。

可是因爲他的頑固，使他列進了「公安部」的黑名單上。一個人在世界上，並不能保護自己免於一切事情呵，在他自己的庫房裡，他手下的人就有了紛紛議論。有人罵工具，有人對補給品發牢騷，還有人罵策劃。卡剛半句話也不說，繼續用那枝變色鉛筆開發票。可是事情却知道了——的確，反正八成兒這一切都是事先的安排——談到每一個人的人，全部依照刑法第五十八條第十款，判了十年徒刑。卡剛經過五次對質，但沒有人能證明他說過一個字兒。如果五十八條要

更嚴格一些，他們也許就不得不放卡剛走了。可是訊問員知道自己還有最後一招，那就是這一條的第十二款：「沒有報告」。所以，由於他沒有打別人的小報告，他們也就判了和別人一樣重重的十年重刑。

卡剛從勞改營進了「樂園羣島」，得力於他自己可圈可點的機智。在他一生中最蹇剝的時刻，也就是他們把他免掉了「囚舍副舍長」，把他趕出去砍伐木柴時，他寫信給「部長會議主席」史達林同志，大意上說，如果政府給他卡剛一個機會，他就會進行發明一種體系——無線電控制的魚雷快艇。

卡剛的計算很正確，如果他寫信說，自己的處境極其惡劣，籲請首要頭頭救他一命，政府中沒有一個人會心跳少半拍。可是一想到會有重大的軍事發明，便把這位發明家立刻送到莫斯科去。卡剛給解到瑪夫瑞諾，許許多多佩着淺藍、深藍肩章的要人，都到他這裡來，敦促他快一點，把他技術上的大膽觀念，作成一個可以行得通的設計。然而，卡剛一到這裡，開始吃到了白麵包和奶油，可就不慌不忙了。他極其冷靜回答道，他並不是一個魚雷快艇的專家，所以，當然啦，他需要一個。他們就在兩個月裡，替他送了個魚雷快艇專家來——也是個犯人嘛。不過就在這時，卡剛反對——相當合理嘛——他本人並不是一個船舶機械人員，自然也需要這麼一位專家。他們就在兩個月內，替他找到一個造船技術人員——也是一名犯人。這時卡剛又嘆氣說，湊巧無線電也不是他的本行。在瑪夫瑞諾有很多無線電工程師，就立刻指派了一位給他。卡剛把他們集合到一起，態度的從從容容，到了這種程度，沒有一個人能責罵他輕浮，他宣布說：「現在，各位

朋友，因為你們都已經集合在一起了，各位也許知道，完全靠各位自己努力，去發明一種以無線電指揮魚雷快艇的體系。不該我死釘着這件事，向各位提意見了；各位都是專家，知道該如何做得最好。」說真的，他們這些人都被派到一處海軍的「樂園羣島」去了，而卡剛自己這時却在電池組找到一個差事，大夥兒對他在這兒也就習以為常了。

盧賓這時躺在床上，卡剛却在為難他，因為離得太遠，要踢都沒法兒踢得到。

卡剛以他那慢吞吞、甜蜜蜜的方式說話：「老盧呵，看得出你已經沒有社會責任感了。大夥兒都在等餘興節目，只有你拿得出，而你却在這裡頭埋在書裡。」

「卡剛，去你的，」盧賓說，他業已俯身躺着，看自己的書，他那件勞改營的棉襖，披在肩頭的大衣上面。他和蘇洛丁之間的那一扇窗戶，打開了一本「馬雅可夫斯基」詩集那麼寬，從那裡流進來愉快的含雪新鮮空氣。

「不，我是說真格兒的，老盧！」卡剛抗議道：「大夥兒都急着又要聽你那曲令人讚佩的『烏鴉與狐狸』呢。」

「誰向『靠山』把我供出去的？是你，不是嗎？」盧賓咆哮起來。

上一個星期天晚上，盧賓為了使大家高興高興，就以克里洛夫寓言：「烏鴉與狐狸」，改編了一首諷刺詩，裡面都是勞改營的切口和譏嘲，不宜於進女人的耳朵。他不得連唱了五遍，被犯人抬到了肩頭上。到了星期一，邁新少校就把他找了去，着手擬成一份報告，指責他腐敗「人民敵人」的道德；而且還作了目擊證人的證辭，盧賓得把那首諷刺詩的原稿寫出來，還要附呈一份

說明的註解。

今天吃過中飯後，盧賓在爲他保留的新房間裡工作了兩小時。他選好了與那個沒有辨別出來罪犯相近似的語音模型和形式，把它們輸入「語音顯示機」裡，把濕濕紙條掛起來讓它乾。他已經有了些猜測和懷疑，不過當眼見史莫洛他們離開房間時，在門上加上一張封條，就覺得沒有靈感可言了。打那以後，他就像歸村的一羣畜口般，在犯人的人潮中，回到了這間半圓形房間裡。

就像以往般，他的枕頭下、床墊下、床鋪下、床頭櫃上隨着吃食一起的，擺着的都是書，五六本他從包裹中收到最有興趣的書——有興趣，那也就是說，只對他一個人而言，也就是這些書還沒有不見的原因：像「中法字典」啦，「拉脫維亞文及匈牙利文字典」啦，「俄梵字典」啦；還有卡貝克的「螻蛄之戰」啦；許多極端前進的日本作家的一本小說選集啦；海明威的「戰地鐘聲」啦——他已經不把他的作品譯成俄文，因爲他已經不再前進了——兩篇論百科全書編纂人的專論啦；褚威格用德文寫的「約瑟夫弗霞」啦；辛克萊的一本長篇小說啦——他的小說從來沒有譯成俄文過。（許許多多外文字典，反映出這項事實，盧賓在這兩年來，以恩格爾和瑪爾的精神，從「手」和「手力勞動」的概念中，推論到所有語言的一切字兒一般，從事一項崇高的工作方案——殊不知在前一天晚上，「語言學家的領袖」已經在瑪爾的頭上，舉起鬼頭刀了。）

世界上重要的書多得令人難以置信，要想把這些書統通看過的渴望，使得盧賓根本沒有時間寫自己的書。即令現在，他還是繼續不斷看下去，一直到半夜過了很久還在看，根本沒有想到明天還要工作。可是每到晚上，他渴望和人抬槓，他的機智、他的口才都特別熱烈，幾乎用不着呼

喚它們來爲社會服務。「樂園羣島」中有些犯人並不相信盧賓，認爲他是個內線，因爲他採取正統的看法，他也並不隱瞞；可是却沒有人不高興他的娛樂。

回想起那首用地下切口的「烏鴉與狐狸」，是那麼如在眼前，緊跟着卡剛的例子，房間裡就有很多人大聲要求盧賓來點兒新喜劇。一到盧賓坐起身來，滿面于思，沒精打彩，從上舖的被單下爬出來時，幾幾乎所有的犯人都拋下所做的事情，準備好了將他的。唯有上舖的杜頁弟，繼續剪他的腳趾甲，剪得趾甲屑到處飛舞；艾達生在毯子底下繼續看書，頭也不轉一下。其他房間的犯人都擠在幾個門口，其中一個是布拉塔，戴着厚邊眼鏡，沙聲沙氣地吼叫：「對對，來嘛！來嘛！」

盧賓並不願意逗這麼一批人的歡笑，因爲其中有些人嘲笑他所珍惜的每一樣東西。他也知道，自己來上一齣新喜劇表演，必然免不了星期一說的不痛快：由「席金新——邁新金」威嚇盤問。可是做了個出名的英雄，爲了俏皮話，連自己親生老子都不放過，所以盧賓裝起蹙緊眉頭，慎重其事地東張西望望，在大夥兒悄悄中說道：

「各位同意！我對各位的隨隨便便大爲吃驚，還有許多吼吼叫叫的罪犯自由自在時，怎麼還能談什麼演喜劇？沒有一個社會沒有公正的裁判制度能興旺得了的。本人認爲今兒晚上需要以一次小小審判來開始，作爲練習練習。」

「對！」

「我們要審判誰呀？」

「沒關係——反正他說得對嘛！」很多聲音應和。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蘇洛丁在打邊鼓，自己却躺得更舒舒服服一點。以前從來沒有休息過，今天可有了，他要自己的休息時間裡還有娛樂。

小小心的卡剛，覺得他引起頭的這樁樂事，看來已經不可收拾，便悄悄兒走向牆壁邊，坐在自己床上。

「在司法審議的過程中，你們就會知道，我們所要審問的是誰了，」盧賓解釋道，他自己也還沒有想出來：「如果各位樂意的話，本人就是檢察員，由於在檢察辦公室，一向使本人引起許多非常特殊的感受呵。」（「樂園羣島」中每個人都知道，盧賓已經有好些個對他痛恨的檢察員，因為五年以來，他單槍匹馬應戰總檢察長和軍事檢察員。）「納格勒！你做法庭主席！選三名審判員，要客觀，沒有私人關係的——一句話，完全憑照你的意志做。」

納格勒把鞋子放在地板上，坐在上鋪上。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上午的面會也就越來越淡薄，也更是犯人世界中的一分子了。他可以回答盧賓的要求，便走到床的木欄邊，兩隻腿伸在床欄裡，人坐在那裡，就像是坐在房間上面的主席台上。

「好吧，誰做我的陪審員？爬到上面來吧！」

房間裡有許多犯人，他們統通要聽聽這次審判，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膽敢冒險志願作陪審員——不是小心翼翼，便是怕表現得荒乎其唐。在納格勒床鋪旁的上鋪，那位真空管專家「次眉眼」正躺在那裡看晨報，納格勒一把把報紙抓過來。

「次眉眼，你的知識已經够開通的了！如果你不謹慎，就會捲入世界統治中去了，坐起來做陪審員吧。」

下面有了一陣掌聲。

「好了，『次眉眼』，來吧！」

『次眉眼』人很隨和，沒法兒裝得很久，笨兮兮地笑笑，禿腦袋就從上鋪的欄干裡穿過：「由人民來選擇是一項莫大的光榮嘛！不過，各位朋友，本人沒研究過，沒有這個本領——」

台下一陣友好的哈哈笑聲：「我們沒有一個人有這個本領！我們沒有一個研究過審判呀！」這就是對他的答覆，他也就當選上陪審員了。

納格勒的另外一邊就是杜諾寧，他已經脫了衣服，人整個兒藏身在毯子底下，頭上還附加了一個枕頭蓋起來。他極其快快樂樂，不要看，不要聽，也不要人看見他。在那裡的只是他的身體，思想和心都已經隨着這時已經到家的馬卡娜去了。她在走以前，已經織完了「新年樹」的籃子，暗暗地給了杜諾寧，他這時躺在毯子底下，手握着籃子在親呢。

納格勒一看，要麻煩杜諾寧沒有用，便東看看西瞧瞧，要找第二個候選人。

「老布！老布！」他喊布拉塔道：「你也加入法庭來吧。」

布拉塔滿面紅光。

「我來我來，只不過這兒沒有地方坐呀，我在門邊做執達員好了。」

柯羅波瑞夫已經替安達生和其他兩個人剪好了頭髮，這時正替坐在屋子中央、一個腰身以上

光通通的顧客修剪頭髮，便叫道：「爲什麼你們還要什麼別的陪審員？畢竟，判決已經弄好了，不是嗎？找一個人就成了。」

納格勒很同意：「不錯，爲什麼要養一個寄生蟲！可是被告在什麼地方？執達員！把被告帶進來！我要求肅靜！」

他把自己的長菸嘴在床上敲，談話都停止了。

「我們開始審吧！」好些聲音在要求，大夥兒有的站，有的坐。

在法庭審判長下面，波塔波夫慘兮兮的聲音起起伏伏：「如果我上天堂，您會在；如果下地獄，您會在；假如我落進海的深處，那裡您也在；您的右手會觸到我！」（波塔波夫在學校裡唸過宗教，在他那精細的工程師內心裡，還留着東正教的教義問答文呢。）

在審判員下面，一個調羹在玻璃杯裡攪糖，叮叮噹噹的聲音好大。

「卜弗倫，」納格勒威脅他叫道：「告訴過你多少次了？不要把你的調羹弄得叮叮噹噹響？」

「審他好了！」布拉塔吼叫起來，業已有了準備的人，七手八腳把卜弗倫從下舖的半明半暗中，拖出來到了房間中央。

「不要搞！」卜弗倫說，氣憤憤掙脫開：「檢察員使俺發嘔！你們的審判使俺噁心！一個人有什麼權利可以審判別人？哈！哈！真有意思嘛！俺的朋友，俺看不起你！」他對着審判長大叫：「去操你的吧！」

這時，納格勒已經把他的法庭集合起來了，盧賓已經想到了整個表演，黑棕色的眼珠子裡，爲了發現而閃閃發光。他做了個寬大的姿勢，很可憐卜弗倫。

「放開他吧！卜弗倫，他熱愛世界正義，做一個公設辯護人太好太好了，給他一把坐椅！」每一個笑話中，都有不可捉摸的一刻，不是變得平凡和冒犯，便是大受歡迎。盧賓在肩頭上披了麻毯子，就像是件披風，腳穿着袜子就爬上一張床頭櫃，衝着審判長說起話來。

「國家法律顧問，被告不肯出庭，所以我們來缺席審判他好了；本人要求您開始。」在門口站着的一夥人中間，就有那個紅鬍子的清潔員葉士比。他那張機伶臉，腮幫子鬆鬆垮垮的許多皺紋，顯得既嚴肅又有趣，面臭臭的盯住法庭。

葉士比後面站着齊諾夫教授，文雅、長長的臘黃面孔頭上，戴着一頂毛線帽子。

納格勒以不自然的尖聲尖氣宣佈：「請注意，各位同志！本人宣佈瑪夫瑞諾『樂園羣島』軍事法庭開庭，我們要聽審的一案是——？」

「歐易果。」檢察員立刻回答。

抓到了這個想法，納格勒就用假裝的單調鼻音唸起來：

「我們要聽取歐易果一案，諾弗哥羅和普狄維斯克親王，出生年月大約是——他媽的，書記員，爲什麼是『大約是』呀？注意！因爲就缺乏書面文件的觀點上來看，這份起訴書要由檢察員大聲宣讀。」

叛國親王

盧賓一開始唸，就唸得輕鬆流暢，就像他真的在唸一張起訴書似的。他受過四次審判，法律用語已經銘記在他心裡了。

「對調查本案的起訴詞，第五百萬號又三百六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四號，被起訴人歐易果。」
「公安部業已將本案被告歐易果加以逮捕，據調查所得，歐易克爲光輝燦爛的俄羅斯大軍指揮官，位列親王，職任部隊總司令，却竟發現爲我國的卑鄙賣國賊。他的叛國行動，包括自願請降，成爲可恨的人民敵人——柯察克可汗——的俘虜。此外，他率領自己的兒子伏勒、兄弟、侄兒，整個部隊，連同所有官兵、武器，及儲存的物資財產投降。」

「他的叛國行爲，在最初開始時便已經明白了。那時，受到日蝕的欺騙，而這種日蝕正是由反動教士所策劃的挑釁，他並沒有在麾下部隊中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教育工作，這些部隊便到頓河『以鋼盔喝水』，更不必提還沒有用兩次加氯用法消毒以前，頓河的河水情況是多麼不衛生了。」

反而，被告在一看到敵軍在望時，對部隊作了完完全全不負責任的呼籲：

「弟兄們，這正是我們所追尋的，我們衝鋒呀！」

（起訴書第一卷第三十六頁）

「我國這次敗於諾弗哥羅、西維斯基、庫斯克、普迪維斯克、瑞斯克聯軍，致命的意義，誠如偉大的基輔大公斯維托斯拉夫的話，說得最具特色：

「神容我消滅異教徒，可是我沒法子保有那時的青春。」

（起訴書第一卷第八十八頁）

「天真的斯維托斯拉夫所犯的錯誤，便是他階級盲目的後果，他把整個戰役的惡劣編組，以及俄軍兵力的分散，僅僅歸咎於被告的『青春』，並不知道我們在本庭所關切的，是一種影響極大而有計畫的背叛。」

「罪犯本人在避免調查與審判上成功，可是證人鮑洛丁，以及另外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證人——在起訴書中稱爲『形勢一書的作者』——具有不可辯駁的證詞，暴露了歐易果公爵的卑鄙角色；起先在作戰指導上；這場決戰就在不利於俄羅斯大軍的條件下展開：

「氣象方面：

『風兒勁嘯，箭兒吹跑，

吹撒在易果的各圍上——』

「戰術方面：

『敵軍逼近，來自四面八方，

把我軍部隊每一方都團團圍上。』

（前引起訴書第一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頁，『形勢』作者的證詞）

「然而更卑鄙的便是他的行爲，便是以大公的天潢貴胄竟被敵俘獲。在所謂『被擒』期間，這兩個人的生活條件，顯示出他們受到柯察克可汗的優渥禮遇；客觀的事實上，這構成了波諾夫人大軍對被告領軍投降的一種獎賞。

「因此，舉例來說，證人鮑洛丁的證詞中，證明易果親王在被擒期間，還有自己的坐騎，毫無疑問，也有其他的馬匹：

「如果你願意，把喜歡的任何馬匹拿走吧！」

（起訴書第一卷第二三三頁）

「柯察克可汗更對易果親王說：

『王爺自認為在這裡是俘人。

但王爺的生活可真是俘人？

或者，毋寧說王爺是孤的上賓？』

「還有呢：

『承認吧——俘人像這樣的生活嗎？』

（起訴書第一卷第三〇〇頁）

「這位波諾夫可汗譏諷，也透露出他和這位叛國親王的根本關係：

『王爺，您，

因為王爺的驍悍與驍勇，

至為孤所親所敬。』

（起訴書第一卷第五頁）

「再仔仔細細調查一下，更發現了在卡雅河會戰以前，早就有了這種嘲諷的關係了：

『孤對王爺一向親敬有加。』

（起訴書第十四頁，鮑洛丁的證詞）

「還有呢；

『我願意成為王爺，

可靠的朋友，還有弟兄，

是忠誠的盟邦，並不是敵人……』

（上述起訴書）

「所有這些都客觀地指示出被告，是柯察克可汗一個活躍的黨羽，成了波諾夫人一個長期的特工、長期的間諜。」

「基於以上的事實，歐易果，俄羅斯人，一一五一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生於基輔市，非黨員，無前科，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公民，職業爲軍方部隊長，以親王階級擔任大軍總司令一職，曾奉頒一級海盜勳章，紅日勳章，金盾勳章。本庭提出起訴事由如下：

「該員甘心從事叛國的卑鄙活動，包括破壞、間諜，以及與柯察克汗國合作多年。」

「換言之，該員所犯罪行，犯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五十八條第六款，五十八條第九款，暨五十八條第十一款。」

「對所控訴各點，附呈歐易果自承罪狀，以及證人所提出證詞，此外另有詩一首，劇本一齣爲證。」

「基於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六八條的規定，本案已送交主審被告的檢察員。」

盧賓這才鬆了一口氣，鄭重其事地望着這些犯人；他爲想像的洪流所捲，洋洋乎欲罷不能。哈哈的笑聲湧過這間房屋、湧向幾個門口，要求他表演下去。他當着好幾個內線和其他恨他的人前面，已經超出他應當留神在意，而說了過多、過於尖刻的話了。

葉士比一頭粗粗發白的紅髮，既不梳，也不剪，已經垂到了前額，繞過了耳朵，長出了頸背，半點兒都不笑一下。他皺緊眉頭，打量這處法庭。他是個五十歲的俄羅斯人，還是生平頭一遭